



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高度，爱你

「长篇小说」

# 空姐之恋



王海兰◎著

三年前，是他等我  
期限：365天  
三年后，换我等他  
期限：生生世世  
前方的云啊  
请牵引我流浪的脚步  
找到他  
带他回家

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「长篇小说」

# 空姐之恋

王海兰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姐之恋/王海兰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8.9  
ISBN 978-7-214-05232-2

I.空… II.王… III.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7345号

- 书 名** 空姐之恋  
**著 者** 王海兰  
**责任编辑** 伍 月  
**文字编辑** 李莹肖  
**出版发行**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  
**网 址**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  
**集团地址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  
**集团网址**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  
**经 销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**印 刷**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
**开 本**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 
**印 张** 20  
**字 数** 283千字  
**版 次**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 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214-05232-2  
**定 价** 2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楔子·香槟胃口，啤酒财政/001

第一篇·夹缝中的玫瑰/003

第二篇·我的THE ONE/007

第三篇·面试达人/012

第四篇·卡塔尔初体验/018

第五篇·口香糖政治/027

第六篇·单挑CEO/030

第七篇·实习生=妓女? /036

第八篇·三分明月，七分螃蟹/044

第九篇·午夜妖姬/048

第十篇·两个人的北京/054

第十一篇·飞机上的乞者/061

目录  
CONTENTS



- 第十二篇 · 垃圾桶，安全套/066
- 第十三篇 · FORGET AND FORGIVE/076
- 第十四篇 · 黑袍下的风情/082
- 第十五篇 · “达卡公主” /091
- 第十六篇 · 天亮说分手/101
- 第十七篇 · 曼德拉的情人/107
- 第十八篇 · 谁非我不娶，我非谁不嫁？ /115
- 第十九篇 · 加德满都的鬼屋/120
- 第二十篇 · 发情的季节/127
- 第二十一篇 · 浮躁一周年/132
- 第二十二篇 · 神啊，救救我吧/144
- 第二十三篇 · 女人之间的战争/152
- 第二十四篇 · 出轨擦边球/158
- 第二十五篇 · When Sex Becomes Thanks/168



目录  
CONTENTS

- 第二十六篇 · 投诉信，升职信/179
- 第二十七篇 · 伦敦SURPRISE/194
- 第二十八篇 · 妃子，棋子，傻子？/210
- 第二十九篇 · 欲望曼谷/218
- 第三十篇 · 爱情若只如初见/223
- 第三十一篇 · 伦敦上空的告白/231
- 第三十二篇 · 落单的候鸟/243
- 第三十三篇 · LESBIAN之吻/253
- 第三十四篇 · 法兰西的抉择/262
- 第三十五篇 · 破财，戴丧/270
- 第三十六篇 · 相恋还是怀念/278
- 第三十七篇 · 再见，我的巴黎情人/284
- 第三十八篇 · 下一站，天堂/298

## 香槟胃口，啤酒财政

楔子  
PROLOGUE

我还没来得及许愿，一颗流星就“嗖”地从我眼前滑过。这是在哪里呀？我看了看身旁的欧式镂花栏杆，哦，这是在文晓家的阳台上，28层，差不多都在天上了。不对，文晓家怎么会有积雪覆盖的山峰？那不是喜马拉雅山吗？哦，原来我在飞机上。等等，那些彩色的像一顶一顶的小丑帽一样的屋顶，不是法国的 Alsace 村吗？我到底在哪里呀？我心里一紧，脚下悬了空，我要坠落下去了！不要——

我拼命挣扎着，却已无力挽回。忽然又一想，掉就掉下去吧，如果死了，就不会再牵挂文晓，不会再痛苦；如果残了，就能真切体会到塞博的感受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期待着生命最后一次华丽的绽放，却感觉到身体突然像羽毛般轻飘起来。我睁开眼，看到满眼的暖红，那是天堂的光芒吗？我完全放松了，任自己飘荡着，忍不住笑出声来……

我又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这是飞行的时候练就的本事，卡塔尔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没有设乘务员休息室，即使十几个小时的夜航，乘务员也不能在飞机上睡觉。于是我早已学会一招，就算只有5秒钟的时间，也可以坐在座位上酣睡一瞬。

刚才我在看卫慧的书《Marring Buddha》，这是塞博在香港买的，他想

通过这本中国女孩写的书来了解中国女孩。可这本书怎么能代表中国女孩呢？我刚翻了几页就睡着了，还做了这个梦。其实，我做恐高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无数次在梦中看见没有栏杆的走廊，突然坏掉的电梯，即将失事的飞机，无数次在两腿发软、心里发毛的惊恐中醒来，但从来没有真的掉下去过。这次既然掉下去了，那么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做恐高梦了。掉下去，就安稳了。

顿悟往往就在瞬间。应该记住今天。我看了看手机日历，2008年1月3日。

我现在是在塞博的家乡——法国小城 Vittel，塞博为我的到来专门租了这个鲜花环绕的小房子，住在这里，就仿佛置身于洗尽铅华的世外桃源。

既然书看不下去，那就骑一会儿室内自行车，做做运动也好。我穿上自行车行头——有着厚厚坐垫的紧身衣裤和能卡在脚踏上的钢板鞋，跨上固定在地面架子上的自行车，呼呼运动起双腿来。这辆自行车是塞博送给我的新年礼物，专业的 LOOK 公路自行车，价值 1 万欧元。纯黑的车身，只在三脚架靠近龙头的地方有一片火红，车架上隐约泛着青色的蛇皮纹。骑上它，我常会产生一种错觉：自己就好像骑在一匹纯种的黑色欧洲马上，我情不自禁地拉起红色的缰绳，在阿尔卑斯山上驰骋，身旁疾逝而过的是大自然的美景，呼啸在耳边的是新鲜的山风……所以我给我的自行车取了个名字：宝马。可是今天我不能骑我的宝马出去了，因为外面在下雨。

我听着我的宝马呼呼转动的声音，想起了昨天塞博穿的 T 恤，上面印有一个卡通的自行车运动员，下面是一排幼体字 “I can make money with my legs (我可以靠我的腿赚钱)”。可我的腿还没有强壮到能赚钱的地步。那我可以靠什么赚钱呢？这时，我看到了桌子上的书，卫慧能写故事赚钱，我也可以啊，我的故事比她的故事可精彩多了。她的书是 bestseller (最畅销书)，我的书最起码可以帮我买“香槟”吧——1月1日在我来 Vittel 之前，北京有位朋友笑我是 “champagne taste, beer budget (香槟胃口，啤酒财政)”。

就这样定了，暂时不再想找工作的事情，也不再担心文晓，只是安心地陪伴塞博，也许，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幸福时光了。



## 夹缝中的玫瑰

第一篇  
CHAPTER 1

2005年4月底的一个清晨，我走在去杂志社的路上，路边的小树叶子已经苏醒，太阳也露了脸，乍暖还寒，这就是北京的暮春。

我步履轻快地走在北辰路上，到了单位，像往常一样和大家打过招呼，然后坐到自己的电脑前，准备给尤主任写一封信。

是尤主任招我来杂志社的。那时，他想利用杂志社丰富的录音资源，做一档财经广播节目，看到我的简历上有兼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经历，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听我的声音觉得不错，就让我立即来上班了。但广播节目的事不尽如人意，毕竟一切从零开始都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。于是尤主任安排我先去广告部帮他们拉广告，我便莫名其妙地做起了广告业务员，广播节目暂且搁到了一边。

尤主任是个神奇而感性的人物。他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，就是不用上高中就直接从初中保送到大学的那种。他现在是社里的外联部主任、高级记者，深受主编赏识，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坐班，经常一两个星期不见人影。偶尔在办公室见到他，我问起广播节目的事，他就含糊其辞，估计是很难做。他不说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也不再追问。

可是我似乎很难融入广告部。我们的财经杂志在圈内还是很有名气的，广

告其实很好做。广告部已经有四个人，一个主任，三个业务员，都有固定的客户资源，每个月他们不主动去找别人，别人也会主动来找他们。因为版面有限，杂志能登广告的地方就那么几页，他们四个人的客户做下来之后，就无处可登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广告是跟业务员的收入直接挂钩的，谁把广告卖出去，就能从广告费里拿 20% 的提成，谁愿意将到嘴的肥肉往别人嘴里扔呢？

没有任何客户资源的我开始无所适从，便试着问广告部的鲍主任该如何去寻找客户，说想跟他学习学习。长着一对招风耳的鲍主任似乎并不吃我这一套，说整版的广告页都已经预订好了，但是还可以做一点，就是把广告嵌入到文章里。还说本月杂志刊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能源行业的，比如煤炭、钢铁、电力等，我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的公司，把他们的广告嵌入到相关的文章里。但是这样做是要和编辑部商量的，要问清楚编辑部哪个记者负责哪方面的文章，比如关于煤炭的文章是李娜写的，我就要跟她商量我如果能拉到神华集团的广告，能否嵌在她的文章里。

鲍主任似乎帮我支了一招，其实是给我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。不谙内幕的我还真的去找了编辑部的贺主任，跟他说在文章里嵌入广告的事情。贺主任胖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，说文章里的广告一般由记者自己去找，当然，如果我能拉到更好的价位，也可以考虑。然后他告诉我本月要刊登出来的文章标题，一共十几篇，却涵盖了十几个行业，从能源到房产，从教育到科技等等。我开始像个陀螺似的四处打电话，四处碰壁，有好多大公司说已经跟我们社里的谁谁联系过了，有的则毫不留情地在我没有说完之前直接将电话挂在我脸上，还有些小公司说虽然感兴趣但嫌贵……一个星期下来，我没有拉到一个广告，甚至连一个有意向的都没有。

一天，我在餐厅吃饭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的美编赵洁悄悄告诉了我一些杂志社的内幕。原来，主编下面的三大主任成三足鼎立局面，可是三人互相看不顺眼。尤主任最有才，理所当然最受主编器重，但这让靠后台支持才坐上主任位置的贺主任十分嫉妒。但是，尤主任恃才傲物，根本不把贺主任放在眼里。

而鲍主任是明白人，知道贺主任的后台有多硬，即便主编都拿他没办法，他当然更倾向于讨好贺主任，以保住现有的聚宝盆。

我就像在夹缝求生存的玫瑰一样，觉得压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，而尤主任又常常不在办公室，没有人能帮我，即使哪个同事安慰我几句也好啊。

再后来我才知道，鲍主任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广告部人员，每次的广告部会议他都不叫我参加。有一次我在电脑前查资料，久未谋面的尤主任来了，说：“小王，广告部在开会，你怎么不参加？”我莫名其妙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没有任何人通知我。”他露出一丝愤怒，让我拿着笔记本去会议室。我去了，推开门说：“主任，我很抱歉，刚才不知道要开会。”我正要往里走，鲍主任说：“哦，没事，我们只是小组会议，没你的事儿。”他尖尖的笑脸定格着，两只招风耳支在那里，那是无声的拒绝。我尴尬地退了出来。

本想回来告诉尤主任刚才的一幕，却又寻不到他的踪影了，看来他又走了。我闷闷地坐了下来，开始想以后怎么办，看来尤主任是靠不住了，只能通过讨好贺主任，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，可是我一想到他的满脸横肉，就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是尤主任招来的人，他不整我才怪呢，我可不愿意做个受气包、替罪羊。

昨天，赵洁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又跟我说了一些话，让我彻底决定解脱。她说，公司有人说我不是社里的人，只是想在这里混日子。我对于别人说我不是社里的人已经不奇怪了，我自己都觉得不是。不过我想，我还不至于要混日子，每周六在一家培训中心做英语教师的课酬就足够我生活了，我可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包袱。既然如此，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

我找到尤主任的邮箱，在标题处写上“辞职信”，然后写道：

主任，我要离开杂志社了。原谅我不能当面跟您告别。谢谢您这段时间来给我的帮助和支持。等哪天广播节目做起来了之后，我十分愿意回来与您合作。祝好。

王兰

我闭上眼睛，默想了几秒钟，然后点击了“发送”。正当这时，尤主任提着包风尘仆仆地进来了，像每次来办公室一样，穿西服，打领带。“主任早，我刚给您发了一封邮件，您一会儿看看。”他说好。

我就去找主编递交辞职信，主编是个青年才俊，但极其严肃，每次到单位之后直接进他的办公室，然后一天都待在里面，足不出户，也是一个超人。我敲了敲“超人”的门，听到他平淡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我推门进去，他看到我，有些诧异，因为我从上班到现在从来没有直接找过他，这是我第一次进他办公室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停下手中的笔。

“我是来辞职的。”我把辞职信放在他的面前。

他略有惊愕，但马上就恢复了平静，淡淡地问：“尤主任知不知道？”

我也淡淡地回答：“刚告诉他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给财务部打个电话，你去结算工资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不想多说一句话，以免让他觉得我是拿辞职当做要挟，还想继续干下去。他拨了财务部的电话。我看着他，纳闷一个刚过30的男人怎能一直保持这样的淡定。他静得就像一根木桩，不，应该是盆景，他看上去还是有灵气的，没那么死板，大概是这个位置让一个原本有灵气的人变得黯然了吧。

“你可以去财务部了。”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。我起身道别。

刚回到我的座位，尤主任就过来了。“太突然了！”他的吃惊和抱歉溢于言表，“我很抱歉，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让你在这里为难了，我可以理解，你要走我不挽留你，只是我觉得很可惜。”

我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干吗这么沉重啊，我又没做什么……”我故意把“贡献”二字省去，避免更多寒暄。他重复说可惜可惜。我说：“好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现在我要去拿钱了。”说完冲他做个鬼脸便跑掉了。

去财务部拿了钱，去人事部拿了辞职证明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在这里辞职就是那么简单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交接工作。一路上，我没有回头，没有留恋，我算是失业了吗？但我却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畅快。

## 我的THE ONE | 第二篇

CHAPTER 2

最近不太顺利，不光是工作，还有男朋友。

他的中文名字叫谭文晓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四代中国移民，不折不扣的“香蕉人”。文晓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科技英文，之所以当老师，是想在将自己打拼多年的公司卖掉之后，暂时讨个清闲，好有更多时间骑车——公路自行车简直就是他的命，他修长的腿肌和性感的翘臀就是这样练成的。

和文晓的相遇应该感谢 2003 年的“非典”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，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做销售助理，“非典”期间没有生意，老板就给整个公司放了一个星期的假。我在家和我的同居密友小玲闲着没事，就整天泡在网上。小玲告诉我一个网站，说是外国人在中国交友的网站，她的同学就是通过这个网站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。她也想找一个语伴，让我帮她参考一下。于是我们就搜寻起来，一边看照片一边看上面的自我介绍。这时一个穿自行车赛车服、戴着头盔和太阳镜的阳光男孩映入眼帘，只见那人身材魁梧，体型很好，皮肤黝黑，手扶一辆很酷的公路自行车，咧着大嘴在笑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国籍：美国。年龄：34。职业：教师。婚姻状况：单身。

“就他就他，这个人有点像黑人和亚洲人的混血。”小玲说。我觉得也是，

尤其是那张大嘴。“你赶紧帮我给他发封邮件吧，我英文不好。”小玲迫不及待地说。我说好啊，就用英文给他留的邮箱地址写了封邮件，我问小玲用不用留手机号，小玲说：“留你的吧。留我的他要给我打过来，我也应付不来。”我就留了我的手机号。5分钟不到，短信就来了，是一串英文：“Hi,nice to meet you,too! I'm Tan wenxiao.Let's meet then.”

“啊，是他！这么快就回过来了，还说可以见面！”我大叫起来。

小玲也很兴奋：“啊？见面啊！嗯……那好吧，可是你要跟我一起去啊！我的英文那么烂……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好人做到底吧，于是我就跟他约好中午12点在国家图书馆门口见。

刚过11点，我和小玲就已经到了国图，没办法，由于“非典”的原因，公交车实在可以称之为我们的专车了，一溜烟的工夫就到了。平时人头攒动的国图此时也是门可罗雀，我们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等待着，瞪大眼睛观察着屈指可数的每一位过往路人。有个穿着灰白旧马甲和牛仔裤的男人一直在图书馆门口张望，似乎也在等人。

小玲用胳膊碰碰我：“唉，你说，不会就是那个人吧？”

我认真打量了他一番，完全是一副中国人的模样，脸也没照片上那么黑，就否定说：“肯定不是，咱们要找的不是个黑人么？”

“你说，会不会有骗子，专门贴假照片骗财骗色？”小玲低声说。

这时我看见那人开始打电话，我的手机马上就响了。“就是他！”我肯定地跟小玲说。小玲恨恨地骂道：“骗子！”

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接了电话：“喂！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，我是文晓，你们在哪里？”声音很真诚，普通话也很标准，不像一般老外那样怪腔怪调。

“你好，你是穿马甲的那个吗？我们在这边，你身后椅子这边。”那人转过身来，朝椅子这边张望，然后挥挥大手，朝这边走来。我挂了电话，小玲的脸色依旧难看，不停地嘀咕着：“中国人，骗子！”而我本来就没有任何期望，

也就无所谓了。

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，就去旁边的牛车水饭馆一起吃午饭。文晓似乎不爱说话，总是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。

“你不是中国人吧？”小玲试探着问。

“我是广东人。”

小玲说：“难怪，听口音也像南方人。”然后就闷头吃饭了。文晓显然不知道他这个玩笑让小玲十分不快。

“那你为什么在那个网站上说你是美国人啊？”我算是帮小玲问。

文晓大笑起来。对！就是这张大嘴！我想起照片里的笑容，应该是他，只是没有戴眼镜和头盔。还有，比照片上白多了。

“呵呵，我真的是广东人，不像吗？我虽然是美国国籍，在美国出生、长大，但我的祖先却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哦！”

“那你中文说得很好啊。”小玲仍然不信。

文晓却调皮地说：“马马虎虎。”我们都笑了。文晓接着说他从5年前就开始学中文了，当时是在美国的一个语言学校学的，现在仍然在学，还请有家教。

小玲显然很失望，人家中文都说得那么好了，还有家教，交什么语伴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人怎么不是照片里的混血儿模样？

文晓对小玲的冷淡毫不介意，还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科技英语，带的是研究生班。小玲始终持怀疑态度，我却感觉他应该没有撒谎。

吃完饭付款的时候，我提议AA，我是英文专业毕业的，知道外国人的习惯。文晓果然很坦然地算账、付钱，每人71元，小玲又是一脸的不快。

这顿饭就这样草草吃完了，回家的路上小玲对我说：“这人真小气，到此为止吧，不想再见了。”我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倒是觉得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

一个星期过后，文晓发来短信说有空可以去听他讲课，如果我想练习英文的话。这一点我很感兴趣，于是回了短信说好，并约定了日期。

课堂上，脱了大马甲、将衬衣束在牛仔裤里的文晓看起来身材非常好，讲课

时挥洒自如，仿佛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还能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。听他讲课比听我以前的所有外教讲课都更身心愉悦，受益匪浅。

从此，我们经常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玩，故宫、北海、圆明园、恭王府、大观园、潭柘寺、十三陵……北京几乎所有名胜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渐渐地，我对文晓的兴趣越来越浓厚，我渴望知道他的一切事情。一天，我在北航的网站上搜索到了他的简介，原来他是麻省理工大学的运筹管理学研究生，一毕业就自己创业，成立了一家电信公司，几年之后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美国最好的电信公司，然后来到了中国，在北航做了老师，并担任校长助理。看完这些，我不禁对表面看起来谦逊质朴的文晓另眼相看。

当文晓终于有一天跟我说“我喜欢你，不是一般朋友的喜欢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已经欲罢不能了。那天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文晓第一次吻了我，并认真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愿意做我的长期爱人吗？我是说长期的，不是临时的。”

我被他的“长期爱人”一词深深打动，却又立刻不安起来——他到底还算美国人，迟早会回美国去的，怎么长期呢？于是我说：“可是你会在北京待多久？如果你愿意永远留在中国，我就愿意做你的爱人。”

文晓抱紧我：“我这一辈子都不走了，真的，我喜欢这里，因为有你。”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很真诚的味道，那一刻，我感觉爱神终于降临了。

很久之后文晓才告诉我，他当时就被我这句话感动了，因为以前有好多女孩主动追求他，但都是想和他一起去美国，是为了一张美国绿卡，只有我不是。

文晓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，特地买下了一套位于28层的大房子，对我说：“兰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”我当即就被彻底征服了。

之后，我们幸福地跑遍北京的大小家具城，买下一张最大型号的床，仔细挑选柜子和桌椅，兴奋地抱回温馨的粉色床单和一个粉色花朵形状的吊灯，最后是锅勺和碗筷……我已经决定要一辈子和他在一起。我真的爱上他了。

房子完全布置好的那一夜，我们没有阻挡住撒旦的诱惑。从此，就有了我们的私密花园，那是只属于文晓和我的花园，文晓的温柔和激情让我流连忘返。



当我对文晓的痴迷与日俱增的时候，文晓也四处向他的朋友和家人介绍我，并跟他们说我是他的“the one”。

然而，我被文晓的黄皮肤黑眼睛所蒙蔽了，忘记了我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有着多么大的差异。

去年8月，他放暑假，毫无征兆地就订好了机票，要回美国一个月，去看望他的父母。在我们最甜蜜的时候突然离开一个月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，他怎么也得征求我的同意才行啊？至少也应该提前告诉我，让我对这个“漫长”的分别做好心理准备呀。可他就那么义无反顾地走了。此事最后以一束玫瑰而不了了之，我始终没有听到他的道歉。

接下来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事情。10月，文晓的父母从美国来，他们决定去西藏玩，我因为出差的关系不能一起去，他居然和同团的日本女孩一起住了7天。回来之后我才知道，他说的“同屋”是个女的，而且这个女孩回来之后还要请我们吃饭。我真的疯了。虽然在西方国家，旅游的时候和异性一起住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这是在中国呀！他对我说，对那个女孩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房间是导游分的，那个团只有他们4个是外国人，导游只给了他们两个房间，他爸妈一间，他和女孩一间。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，可导游是中国人，如果不是误以为他俩是一对，怎么可能这样安排房间？而导游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认为他俩是一对？

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，他父母也没有任何顾忌，常常跟我说那个女孩很热心，那几天他们有高原反应，是那个女孩一直帮助他们。姑且当他和那个女孩没发生什么事吧，可我的心里就是酸溜溜的。我讨厌这样的感觉。

从那以后，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发脾气，然后就故意不去文晓家，除非他来把我“绑架”过去。渐渐地，这样的吵闹竟然让我上瘾了，我仿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证明文晓只爱我一个人。我即使跟他吵闹得再凶，他也会温柔地找我回去，然后在床上惩罚我，然后就对我更好。

于是，吵闹反复进行，使得我们的身心反复疲惫，又反复激昂。